

鄱阳湖主题散文集

最后一湖清水之

失落的文明

Shiluo De Wenming

民族的孤独来自于精神家园的荒芜
人类的孤独来自于文明的失落
灵魂的孤独来自于文化的衰亡

徐观潮◎著

著名作家刘震云 倾情推荐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鄱阳湖主题散文集

最后一湖清水之

失落的文明

Shiluo De Wenming

民族的孤独来自于精神家园的荒芜

人类的孤独来自于文明的失落

灵魂的孤独来自于文化的衰亡

徐观潮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湖清水之失落的文明/徐观潮著. —北京:

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547 - 7

I. ①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8009 号

最后一湖清水之失落的文明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姚 远 张晓慧

责任校对 孙乃伟

责任印刷 马东旭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 - 62350006(总编室) 010 - 62382376(职工教育分社)
010 - 82075964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 - 62005996 82075964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 - 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

开 本 680 毫米×950 毫米 1/16

印 张 11.5

字 数 140 千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5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王东林

鄱阳湖是最值得文人倾心讴歌的湖泊。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地球只有一个鄱阳湖。而对于在湖边出生长大的人来说，则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愫。

历史上最早以鄱阳湖入诗的人，应当是陶渊明和谢灵运。两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，从东晋末到南朝宋；两人都是东晋名将的后代，一个是陶侃，一个是谢玄；两人都隐居在鄱阳湖边，一个是田园诗人之祖，一个是山水诗人之宗，都是同我们“地缘”很近的先人。兹后，为鄱阳湖写诗作文的名家耆宿，代不绝书。

鄱阳湖纵然有世界之大，自然之美，但在现实生活中终归是自然的存在，平淡得就像湖边居民瓢里舀出的一碗水。鄱阳湖有今天的显赫与瞩目，应该归因于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”这一国家战略的确立。所谓“天下熙熙”、“天下攘攘”……寂寞的鄱阳湖很快就被炒得沸沸扬扬。这之中，很耐人寻味的是我的老家都昌，一个同鄱阳湖渊源极深也最具发言权的县份，却很长时间表现出一种看似宠辱不惊的淡定。

读书人的心，往往是不甘寂寞的。寂寞了，就没有创作的冲动。2009年，我为省林业厅生态文化中心编写植树造林“一大四

小工程”宣传册，忍不住“假公济私”，塞进了一些有关都昌的“私货”，第一次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都昌在鄱阳湖区域的特殊地位。2010年，我写作了第一篇有关鄱阳湖的散文，题为《彭蠡浮沉》，刊发在当年第二期《江西画报》上，陈东有博士是最先向我电话传达读后感并给予鼓励的学者之一。借一次回乡讲座的机会，我结识了县文联吴德胜主席。从他赠予我的若干期《都昌文学》刊物中，我阅读了杨庭贵等一批故乡文人炽热的乡梓之情。

两个月前，吴德胜与徐观潮、占良生先生专程来晤，示徐观潮先生的散文新集《最后一湖清水之失落的文明》，乃知都昌县文联正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鄱阳湖专题文学创作，观潮先生的散文集，正是大创作行动的第一批成果。

观潮的散文将我一次次拉回鄱阳湖。曾经失落的记忆碎片，在他隽丽的语言魔咒中神奇地拼合复原，再度清晰地呈现出来。

我的出生地在都昌苏山徐港桥村，南北两边的房屋自东往西排列，合成一条简易的街道，中间是麻石路，当地人称为“街上”。村东是苏山，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高的山，长到十一岁，才知道山那边的模样。村北是一条小河，委婉地从苏山的涧壑里流来，河上横卧一座石板桥，河水清澈，洗衣、洗菜、吃水，都在这条河里。水向西流，一直流到谢家湖。谢家湖是鄱阳湖北湖的一个湖汊。小时候去湖口高桥外婆家，枯水季节可以从湖里走过，是一条最近的路；大水期则要缘湖走，绕水行，要多费更多脚力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谢家湖修起了大坝，变成了内湖，走在笔直的坝上，算是折中的一条路。但不管怎样走，都要经过雷山，就是作者徐观潮的家。出徐港街往南，经过东边山吴家，就是村民砍柴火常去的大山涧，大山涧连通一条南北走向的长长的山谷，就是观潮书中写到的“十里陶家冲”。小时候砍柴或随家里大人去左里探望四祖父，往返都走这条路。长长的山谷总是令我生出一种月黑风高的恐怖感，好像冷不丁地会窜出一只老虎或

一伙剪径的强梁，好在一次也没有遇见过。家里的亲戚大都是沿湖分布的，益溪舍、庙上涧、西边山、马鞍山、高家桥……越鄱阳湖北湖往西，可达星子县和庐山。不过我们那一带惯称庐山为“黎山”。在大坝上西眺，湖对岸的星子宝塔清晰可见，晚间甚至可以看到庐山登山汽车的灯光。到近28岁时才第一次登“上”庐山，站在含鄱口俯瞰，从山脚到苏山的一片山水，几乎就是一方天然的地形沙盘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底。此后，每上庐山，我都喜欢到含鄱口去看看，让自己的目光左右远近深情地抚过，整体性地温习一遍我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天地。

鄱阳湖有很多湖汊，几乎每个湖汊都有自己的名字。我真正熟悉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我出生并劳作过的谢家湖，另一个是我在共大学习工作过的新庙湖。也就是说，在较长的时间里，我对鄱阳湖的了解只是它一两个很小的角落。长大后有机会去九江了，上大学更是要跨湖溯江去南昌了，轮船行程上水顺利时约9个多小时，下水约7到8个小时。这才真正见识到鄱阳湖的浩瀚博大。然而，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没有走遍过鄱阳湖。

观湖小时候的生活半径应该不会比我大很多，却能够将一个硕大的鄱阳湖摆在案头悉心地把弄揣摩。这诚得益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发达，更应该归因于他的执着、敏锐和脚踏实地。看得出，他在鄱阳湖留下过很长、很远、很密集的脚步，观察、调研、访问、捡拾，探秘寻幽。他的方法，很类似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。如此，才成就了本书的细腻、深刻与厚重。

《失落的文明》，是一本名符其实的文化散文、历史散文的结集。所谓“文化”，从大的层面来说，指“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”。换言之，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，只有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，而其他生物均以自然本能的方式生存于生物链的某一个环节。因而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属性。从小的范围来说，文化是一定地区人类群团的生存样式。这种生存样式可以称之为“文化模

式”。形形色色的文化模式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。观潮的散文，具体而入微地反映了鄱阳湖地区百姓的生存样式，这是他的散文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文化散文的理由所在。

在我的理解中，鄱阳湖的文化叙说，最不应该缺席或失语的是都昌。离开了都昌，任何叙述都会失去足够的重量。

在鄱阳湖的滨湖县市，唯都昌县三面环湖。湖水自西、南、东三面将都昌围合而成一半岛形状，湖岸线长达185公里，占整个鄱阳湖1200公里湖岸线的近六分之一；湖上水域面积按吴淞水位7~12米计算，广达31万亩，占鄱阳湖总面积75万亩的41%；湖中41座岛屿都昌独占37座……拥有最广阔的水域、最多的岛屿、最长的湖岸线，而且鄱阳湖最深、最宽、最窄、最险、最秀的地方都在都昌境内。

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有《过都昌》绝句一首。诗云：“鄱阳湖上都昌县，灯火楼台一万家。水隔南山人不渡，东风吹老碧桃花。”我曾思问过苏诗首句为何要写“鄱阳湖‘上’都昌县”，而没说“鄱阳湖‘畔’都昌县”？及至考察鄱阳湖的形成史，才幡然有悟，也更加佩服苏轼用字的准精贴切。事实上，鄱阳湖的滨湖县市，大概只有都昌县百姓是真正“家在湖上”的一族。

都昌人大都知道自己在古代为鄡阳人。鄡阳县建于汉高帝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，境域在古代称作“鄡阳平原”。鄡阳平原是江西地势最低的地方，发源于周边的赣、抚、饶、信、修五大水系都在这里集结。由于鄱阳湖南湖的形成，到南朝宋永初二年（公元421年），鄡阳县地和海昏县的一部分没入了水中，存在了620多年的鄡阳县由是而废，直到唐武德五年（公元622年），朝廷划割彭泽县雁子桥之南连同废鄡阳县余地，设置都昌县，鄡阳遗民才有了新的归宿。然而，古鄡阳人的故土意识却一代代顽固地传承下来。鄱阳湖里的“鄡阳故地”随湖水周期性涨落，时而浸入水底，时而露出水面，年复一年地强化着人们的往昔记忆，

鄱阳故事便也随之传说了千余年。史载“都昌”之得名，是因为“地有都村，南接南昌，西望建昌”的缘故，难怪都昌人的民谚中有“上齐滕王阁，下到蜈蚣脚，见青就斫”的说法。意思是说鄱阳湖上游从滕王阁起，下游到蜈蚣山脚为止，所有长满青草的湖洲，都是祖先的故土，都可以割草沤肥。鄱阳湖在其他居民的眼里或许就是一片与别乡别县分界的水域，而对都昌人而言，却是难分难离的祖先故地。这是都昌在鄱阳湖拥有最大水域和最深沉文化情结的历史因由。

《失落的文明》是一本都昌人或说是鄱阳后裔的话语集或回忆录，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个性和艺术魅力。那些动人的水乡风情和离奇的传说故事，几乎是信手拈来，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老辣的驾驭能力，很难做到这样驾轻就熟、举重若轻、挥洒自如、生动传神。

在民间，山湖川泽总是以传说的形式附会它的成因。有关鄱阳湖的形成，观潮的散文列述了两类神话。一是彭蠡开湖与蜈蚣精、昴日星官的故事，穿插了蜈蚣山、大鸡山、小鸡山以及白毛老鼠精打通湖口和石钟山得名的由来；一是孽龙开湖，蹿出鄱湖五大河流，最后吞食一碗面条被许真君收服，可看成许真君故事的都昌版。不过在都昌版的民间故事里，本质上有功水利的孽龙反而被治罪，似乎于理不合。如果我们试着站在古鄱阳人的立场去理解，一条毁家园为泽国的龙，就是孽龙，功便是罪！不合理却适成其理。地域文化的差异就是生存方式、历史经历与思维方式的差异。相近地区文化的同中之异，只有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地方剥茧抽丝，才能察幽洞微。

观潮灵巧的文学叙事中，透射出一股难以掩饰的史家气质。事实和传说交互呈现，却能严守界限，不相混杂；抒情与考据并行不悖，既有散文的酣畅恣肆，又有史著的严谨法度。他对鄱阳湖形成的解释吸纳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成果；对湖滨居民

“朱元璋大战鄱湖十八年”的习惯说法，能够内行地指出实际上只有37天；对战争过程的描写，大体符合正史的记述。他甚至动用比较史学的方法，发现鄱阳湖大战与1400多年前的赤壁大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：都是一场力量悬殊、以弱胜强的水战；都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（诸葛亮与刘伯温）而且都借用了东南风；都使用了“苦肉计”（黄盖与丁普郎的诈降）；并且都是以火攻取胜。据此，他认为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对赤壁之战的描写，一定是受了他所亲闻的鄱阳湖大战的启发，从而得出“赤壁大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像是在抄袭鄱阳湖大战”的结论。不敢断定这一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却也能够自成一说，别具新意和趣味。

有关朱元璋在老爷庙留下的“水面天心”四字石刻铭文，有多位作者的文章和小说都表达了同一种困惑，大都觉得“水面”和“天心”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词语，串在一起，让人不知所云。观潮很巧妙地揣度了朱元璋可能有过的一层“圣意”，认为勉强可以理解为，“水面照见天心”，是“天命所归，舍我其谁”的意思表达。如果回归到朱元璋其时所历的情景和心境，这样的释读竟然那样对景对意，贴切自然且妙趣横生。

据笔者所知，“水面天心”四字的出典应该是宋朝理学家邵雍的五言绝句《清夜吟》：“月到天心处，风来水面时。一般清意味，料得少人知。”大意是说，月到天心，风来水面，都有一股清凉明净的意味，只有用澄明的心去观照体味，才能发现宇宙自然此时此刻的妙趣。这是理学家“发明本心”、“观察天理”的典型说法，与禅宗“月印万川”的譬喻异曲同工。实不知农民出身的朱皇帝何来这般意境？

《失落的文明》叙述宏大，触及深广，可见作者材料占有之详，文献研读之精，是读者认识鄱阳湖风情、认识都昌风土的生读本。笔者在全国政协提出的一份保护鄱阳湖水下文化遗产的

建议案中，列举过诸如古城村落遗址、古代墓葬、水下古道、千眼桥、历代沉船等类，唯独不知道湖内还有同战争相关的烽燧遗存。观潮的书里提到“烟墩”，外看是一个大土堆，内部却似一个烧砖的土窑，但比土窑大而且构造复杂，有四个拱门，拱门内各有通道。据说通道本是通往营房、观察台、柴草房和柴火灶的。当地百姓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用途是传递消息。这样一些星星点点的知识和掌故，密集地闪烁在观潮的文章里，诱惑着你的目光和思绪，让你不由自主地陷落在他用文字编织的罗网里。

观潮的散文里写到两个当代人物，很是令人感动。一个是《阳鸟攸居》篇中提到的候鸟医生李春如。他居住的洞子李应该离原“共大”校园不远，可惜我没有去过。这位精通古诗，洞悉鸟性，开办候鸟医院，治愈过七千多个候鸟“病号”的“鸟痴”，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。他的《护鸟笔记》，是一份珍贵的鸟类科学观察日志，更是一份乡村文人敬畏自然、仁民爱物的责任记录。二十多年持之以恒、无怨无悔的善念善行，是人性辉光无论遭遇何种困顿而永不熄灭的证明。鸟痴李，是都昌人民的骄傲，是人类的骄傲。

另一个是《最后的湖都》篇中提到的企业家占良生。这位在深圳和香港创办实业并卓有建树的都昌籍港商，遵从圣训，“达则兼济”，反哺乡梓，几年间在县城近湖建成了一座庞大的“鄱湖国际珠贝城”，他开办的香港爱特丽尔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，也迅速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珠贝供应商。据说，占良生先生在大学时当过文学社社长，也是一个精通文墨、怀有诗心的文化人。文化人一旦操起了经营工具，多半能把事业摆弄得风生水起，别开生面。文化人多梦，占先生同样有梦，他想着要凭借自己的实力，用鄱阳湖厚重的历史文化营造一个主题公园，融入鄱阳湖的山水风光和渔农风情，让旅游进入这个尚为“处女”的县邑，推动家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。因此，占良生总是不放过一切与文化

界同行相处探讨的机会。他的信念与执着，具有不动声色的渗透力。

思想搅动与变革的“秋风”往往起于文学的“青萍之末”。因此可以说文学是思想的先驱。“文革”的反思，正是发轫于伤痕文学的兴起。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潮中，都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，足以让自己处于鄱阳湖“文化高地”的位置，是鄱阳湖文化最中心也最具代表性的区域。都昌未来的突破与发展，需要一场思想的激浊扬清，文学应当充任启蒙和先行的角色。或许这正是德胜主持的县文联发动鄱阳湖文艺创作的深层意义。吴德胜、徐观潮、鸟痴李、占良生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的人生努力和内心世界，难道不正是都昌人文化性格的写照么？我想，家乡都昌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我，我们，没有理由不坚信这一点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7月29日于得一居

（本文作者系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第九届江西省政协常委；民盟中央委员暨文化委员会委员、民盟江西省委员会副主委（副厅级）；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；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兼文化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）



目 录

▼ 最后的湖都	▼ 棠荫岛随笔	▼ 鄱湖秋色	▼ 等等灵魂	▼ 江右商帮与码头文明	▼ 幻心轮回	▼ 传说碎片里的庶民背影	▼ 笑谈桃花源	▼ 神仙的世俗与天命	▼ 水面天心	▼ 鄱阳湖大战	▼ 阳鸟攸居	▼ 斯水之神
168	163	159	146	135	122	103	88	72	61	37	14	1

斯水之神

—

鄱阳湖，你就是一个淡妆素裹的少女，是一个只
见容貌不见身姿的蠡水之神。

千里鄱阳湖有很多名字：彭蠡湖、彭蠡泽、彭泽湖、彭湖、扬澜湖、宫亭湖。《尚书·禹贡》解释说：“彭者大也，蠡者瓠瓢也。”把彭蠡湖比作一个大水瓢，虽然形象，却未免太俗。“云山已作歌眉浅，山下碧流清似眼。”西湖娇小，云山为眉，碧湖为眼，倒是眉清目秀。鄱阳湖之为眼，又太大。

鄱阳湖如何形容才恰到好处？曹植《洛神赋》说斯水之神：“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”鄱阳湖不就是天赋水神之绝世容颜么！以万顷碧波为肌肤，以满天朝霞为粉黛，以当空皓月为明眸，以点点繁星为珠翠，以江河溪流为秀发，以怀玉庐山为发夹，以朝雾暮靄为轻纱，以鹤鸣九天

为声，以回风舞雪为姿，以芸芸众生为心，以诗词歌赋为魂。

北宋余干有一个进士都颉，用诗赋的形式在八天内完成了一篇三千多字的《七谈》，谈的就是鄱阳湖。其中有一句是这样描述鄱阳湖的：“天连百越，地接三吴。山浮婺女（即女宿，共四星，位于织女星之南）之光，水润彭泽之迹。”鄱阳湖迎风而立，长发飘动，仰望苍穹，晴空看鸟飞，活水观鱼戏，霜天闻鹤唳，雪夜听鸡鸣。山间空翠流，湖上涟漪生，朗月高空悬，水流岸无声。夜色更无山隔断，天光常与水相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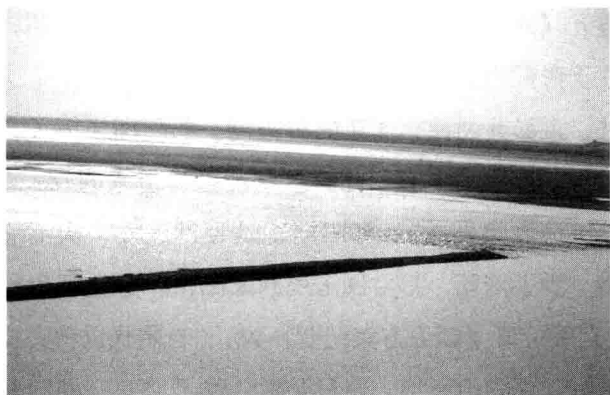
鄱阳湖，你就是一个淡妆素裹的少女，是一个只见容貌不见身姿的蠡水之神。

二

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，也是一个年轻的湖泊。彭蠡湖是她的古泽名。它与云梦泽、洞庭湖一样，源于一亿年前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。

一千年以前，一位两鬓白发的老者，站在珠湖鸟岛瓢里山之巔，看鄱阳湖万顷碧波，发出一声浩叹，又挥毫写下“小南海”。他就是一生粹白无疵的饶州知州范仲淹。姚宽《西溪从话》讲了一个故事：范仲淹守鄱阳湖，喜乐籍，没有多久被皇帝召还，临别作了一首诗给接任的官员：“庆朔堂前花自栽，为移官去未曾开。年年忆著成离恨，只托春风管领来。”到京后，范仲淹以棉胭脂寄其人，又赋了一首诗：“江南有美人，别后长相忆。何以慰离思，赠汝好颜色。”很多人以姚宽的寥寥数语推断，范仲淹在饶州出入歌楼妓馆，也是一个风流才子。世人对风流韵事的关

心往往超过对天下的关心。范仲淹这时已年过半百，爱美人固然是天性，但已经过了寄胭脂给美人的年龄，“其人”就是美人未免武断。“其人”更像是说鄱阳湖。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治家严谨，生活俭朴，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，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，哪有多余的钱进歌楼妓馆！范仲淹醉心山水，以胭脂遥寄落霞满湖的“醉美人”，倾诉对鄱阳湖的离思眷恋，更像范仲淹的性格。



千里鄱阳湖

鄱阳湖古代属“番”地。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番从采从田。采者，兽之掌也；田者，膏腴之地。”番地是一个广阔的平原湿地，宜狩宜猎，可耕可渔。远古时代，番为南方三苗氏族的一支。三苗氏族是南方最强大的氏族，领袖就是神话中的战神蚩尤。《战国策》上记载：“三苗之居，左彭蠡之波，右洞庭之水。”三苗部落聚居的中心就是在今天的江西、湖南一带。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：“昔尧以天下让舜，三苗之君非之，帝杀之。”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窜三苗于三危。”“三危”就是今天的甘肃敦煌三危山一带。被流放的三苗部落与三危部落成了羌人的祖先。留居鄱阳湖流域的三苗一支称为“赣巨人”。“赣”与“干”同音，

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，也是一个年轻的湖泊。彭蠡湖是她的古泽名。它与云梦泽、洞庭湖一样，源于一亿年前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。燕山期后，断裂之间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洼地——地堑型湖盆。湖盆曾反复出现过多次的升降变化，逐渐形成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。鄱阳湖盆地是一个南高北低的吞吐型湖泊，长江与赣、抚、信、饶、修五河之水，互相作用，汇集成湖。郦道元《水经注·赣水》就写道：“其水总纳十川，同臻一渚，俱注于彭蠡也。”

不过，古彭蠡湖并非现在的鄱阳湖。鄱阳湖经历了自北向南移动的过程。鄱阳湖上有一句孩童都能随口道来的话：“沉臬阳浮都昌，沉海昏起吴城”。鄱阳湖正是经过这样一次沧海之痛才脱胎换骨。到了隋朝，彭蠡湖南浸到鄱阳山，彭蠡湖始称“鄱阳湖”。清人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说：“自隋代以前，概谓之彭蠡，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，兼有鄱阳之称。”“宫亭湖”是指星子县东南鄱阳湖的一部分，因湖旁有宫亭庙而得名，也泛指彭蠡湖。“扬澜湖”是因彭蠡之左风高浪险而得名。此二名皆能说明古彭蠡南缘不过今星子南面的婴儿口。彭蠡以北则过长江囊括鄂东的源湖，皖西的龙感湖、大官湖等诸湖。长江出武穴后，分成数条水系，《禹贡》概谓之“九江”。传说中的禹疏九江，对这些分汊河道进行了整治，使其汇注于彭蠡泽。西汉后期，分汊水系“皆东合为大江”。长江以北脱离水道的彭蠡泽，随着泥沙沉积而日渐萎缩，分割成大小不一的陂池，六朝时期称之为“雷池”或“雷水”，后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太白、龙感湖、大官湖等滨江诸湖。东晋庾亮《报温峤书》“足下无过雷池一步”的典故，就是说彭蠡湖。

三

我一曰不见鄱阳湖，就想她，天天见她还是在想她，就是想在她的喜怒哀乐里浸泡我孤独的灵魂。

赣江、修水、饶河、信江、抚河犹如鄱阳湖五络长发，还有五十多条支流，如飘散的发丝，飞扬在千山万壑之中。

赣江发源于武夷山脉，汇入章水、贡水、遂川江、绵河等十五条支流。修水源出自幕阜山脉，纳潦河等六大支流。饶河分南北二支，南支乐安河发源于五龙山脉，汇四大支流；北支昌江河，发源于大洪岭，汇六大支流。信江发源于怀玉山，收纳了泸溪河等七大支流。抚河发源于武夷山西麓，纳沧浪、金溪等十四条支流。鄱阳湖流域河湖交错，众水相连，鸟飞鱼跃。

鄱阳湖与周围的青山湖、象湖、军山湖等数十个大小湖泊犹如群星伴月。月夜泛舟鄱阳湖，就像是游牧在星光灿烂的夜空。

鄱阳湖形似美人脸。她以都昌和吴城间的松门山为界，分为东西两湖。松门山西北为西鄱阳湖，湖面狭窄，为一狭长通江航道，长40千米。最窄处仅2.8千米，在庐山五老峰下屏峰附近。松门山以东为东鄱阳湖，湖面辽阔，长133千米，最宽处达74千米，在都昌县城以南。鄱阳湖最深处达30米，在都昌县老爷庙附近，此处也是鄱阳湖最险处，人称“东方百慕大”。鄱阳湖上有41座岛屿，像41颗“美人痣”，镶嵌在明净的湖面上，带给鄱阳湖无限生趣。

受修河水系和赣江水系等水源不足的影响，每年秋冬季节到第二年仲春，鄱阳湖进入枯水期，形成“碧野无垠接天云”的广